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四十一

子部五十一

小說家類二

侯鯖錄八卷

內府藏本

宋趙令時撰令時字德麟燕王德昭元孫元祐中

簽書潁州公事坐與蘇軾交通罰金入黨籍紹興

初襲封安定郡王同知行在大宗正事是書採錄

故事詩話頗爲精贍然如第五卷辨傳奇鶯鶯事

凡數十條每條綴之以詞未免失之冶蕩歐陽修

以豔曲數闕被誣釋文瑩著湘山野錄尙辨其枉而令時此書乃著其居汝陰時挾妓事載其詩於卷中未免近誣朱翌猗覺寮雜記亦稱上元放燈增十七十八兩夜爲建隆五年詔書以時和歲豐之故見太祖實錄三朝國史諸書令時乃云錢氏納土進錢買兩夜亦屬妄傳翌又稱令時雖因蘇軾入黨籍而後附內侍譚稹以進頗違清議此書乃稱余爲元祐黨人牽復過陳舉王叡昭君怨詩示張文潛文潛云此眞先生所謂篤行而剛者云

云尤不免愧詞然令時所與遊處皆元祐勝流諸
所記錄多尙有典型是固不以人廢言矣

泊宅編三卷

內府藏本

宋方勺撰勺有青溪寇軌已著錄勺家本婺州後
徙居湖州之西溪湖有張志和泊舟處後人以志
和有泛宅浮家之語謂之泊宅村勺寓其閒因自
號泊宅村翁是編蓋卽是時所作也宋史藝文志
載勺泊宅編十卷此本僅三卷乃商潛載入稗海
者明人傳刻古書每多臆爲竄亂今無別本可校

不知其爲原帙否矣所載皆元祐迄政和閒朝野舊事於王安石張商英輩皆有不滿之詞蓋亦公論至宗澤乃其鄉里而徽宗時功名未盛故勺頗譏其好殺則是非未必盡允又袁文襄牖閒評據欽宗實錄知欽宗卽位之日王黼入賀已敕閣門使勿納卽貶崇信軍節度使賜死於路而勺乃記其有從幸龍德宮獻詩識者指以爲讖事則記載亦或失實然其閒遺聞軼事摭拾甚多亦考古者所不廢書中間有附註如教授誤據建版坤爲金

一條言不欲顯其姓名而條下註曰姚祐尙書也
又秦觀贈妓陶心詞一條條下註曰此乃誤記東
坡詞云云皆似非勺之自註然詳其詞氣當亦宋
人筆也

珍席放談二卷

永樂大典本

宋高晦叟撰晦叟仕履無可考所紀上自太祖下
及哲宗時事則崇寧以後人也是書宋史藝文志
不著錄惟文淵閣書目載有一冊世無傳本今散
見於永樂大典者尙可裒輯成編謹採集排綴釐

爲上下二卷書中於朝廷典章制度沿革損益及
士大夫言行可爲法鑒者隨所聞見分條錄載如
王旦之友悌呂夷簡之識度富弼之避嫌韓琦之
折佞其事皆本傳所未詳可補史文之闕特閒加
評論是非軒輊往往不能持平又當王氏學術盛
行之時於安石多曲加迴護頗乖公議然一代掌
故猶藉以考見大凡所謂識小之流於史學固不
無裨助也

鐵圍山叢談六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蔡絛撰絛字約之自號百衲居士興化仙遊人
蔡京之季子也官至徽猷閣待制京敗流白州以
死宋史附載京傳末稱宣和六年京再起領三省
目昏眊不能視事悉決於絛凡京所判皆絛爲之
且代京入奏由是恣爲姦利竊弄威柄宰臣白時
中李邦彥惟奉行文書其罪蓋與京等曾敏行獨
醒雜志則載絛作西清詩話多稱引蘇黃諸人竟
以崇尚元祐之學爲言者論列蓋雖盜權怙勢而
知博風雅之名者陳振孫書錄解題稱西清詩話

乃條使其客爲之殆以蔡攸領袖書局懵不知學爲物論所不歸故疑條所著作亦出假手然此書作於竄逐之後黨與解散誰與捉刀而敘述舊聞具有文采則謂之驕恣紈袴則可不能謂之不知書也書中稱高宗爲今上謝石相字一條稱中原傾覆後二十一年爲紹興十七年徽宗買茴香一條稱中興歲戊辰爲紹興十八年又趙鼎亦卒於紹興十七年而此書記鼎卒後王趙鼎坐調護鼎被劾罷官過白州見條之事是南渡後二十餘年尙

謫居無恙亦可云倖逃顯戮矣條所作北征紀實
二卷述伐燕之事陳振孫謂其歸罪童貫蔡攸爲
蔡京文飾此書所敘京事亦往往如是如史稱京
患言者議已作御筆密進乞徽宗親書以降條則
稱政和三四年上自攬權綱政歸九重皆以御筆
從事史稱京由童貫以進又稱宦官宮妾合詞譽
京條則稱京力遏宦官遏之不得更反折角史稱
范祖禹劉安世皆因京遠竄條則謂京欲援復安
世及陳瓘而不能已則與祖禹子溫最相契其巧

爲彌縫大抵類此惟於其兄攸無恕詞蓋以攸嘗
劾條又請京殺條故也至於元祐黨籍不置一語
詞氣之間頗與其父異趣於三蘇尤極意推崇而
丁仙現一條乃深詆王安石新法則仍其西清詩
話之旨也他如述九璽之源流元圭之形製九鼎
之鑄造三館之建置大晟樂之宮律及徽宗五改
年號之義公主初改帝嬴後改帝姬之故宣和書
譜畫譜博古圖之緣起記所目覩皆較他書爲詳
核以及辨禁中無六更之例宮花有三等之別俗

諺包彈之始粵人雞卜之法諸葛氏筆張滋墨米
芾研山大觀端研玻璃母龍涎香薝蔔水沈水香
合浦珠鎮庫帶藕絲鐙百衲琴建溪茶姚黃花諸
條皆足以資考證廣異聞又如陳師道後山詩話
稱蘇軾詞如教坊雷大使舞諸家引爲故實而不
知雷爲何人觀此書乃知爲雷中慶宣和中以善
舞隸教坊三經新義宋人皆稱王安石觀此書乃
知惟周禮爲安石親筆詩書二經實出王雱又徽
宗繪事世稱絕藝觀此書乃知皆畫院供奉代爲

染寫非真自作尤歷來賞鑒家所未言其人雖不足道以其書論之亦說部中之佳本矣文獻通考作五卷此本實六卷或通考爲傳寫之誤歟

國老談苑二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舊本題夷門隱叟王君玉撰考陳振孫書錄解題宋史藝文志作國老閒談卷數與此相合而註稱夷門君玉撰不著其姓然則此名後人所改王字亦後人所增也是編所紀乃宋太祖太宗眞宗三朝雜事於當時士大夫頗有所毀譽尤推重田錫

而貶斥陶穀其餘如馮拯諸人俱不免於微詞雖閒或抑揚過情而大致猶據實可信如范質不受賂遺竇儀議令皇弟開封尹署敕趙普請從征上黨曹彬平蜀回囊中惟圖書諸條宋史皆採入本傳中他亦多敘述詳贍足與史文相參考惟記太祖清流關之戰謂臨陣親斬僞驍將皇甫暉不知暉兵敗見擒送壽州行在周世宗尙賜以金帶鞍馬因創甚不甯治而死竝非戮之陣前又謂是時環滁僧寺皆鳴鐘遂爲定制案滁人一日五時鳴

鐘乃後人感暉之義以資追薦亦非爲太祖助戰而起此則傳聞之譌異未可槩從至謂太宗嚮用老成寇準欲求速進遂餌地黃蘆服以求白髮恐準亦未必至是也

道山清話一卷

內府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說郭摘其數條刻之題曰宋王暉案書末有暉跋語云先大父國史在館閣最久多識前輩嘗以聞見著館祕錄曝書記并此書爲三仍歲兵火散失不存近方得此書於南豐曾仲存

家因手鈔藏示子孫後題建炎四年庚戌孫朝奉
大夫主管亳州明道宮賜紫金魚袋暉書則撰此
書者乃暉之祖非暉也周輝清波雜誌稱成都富
春坊火詩乃洛中名德之後號道山公子者所作
亦不言其姓氏書中記元祐五年其父爲賀遼國
正旦使論范純仁呂公著事歸奏哲宗哲宗命寄
書純仁後純仁再相哲宗問曾見李某書否則撰
此書者李姓非王姓也然考李燾通鑑長編是年
八月庚戌命吏部郎中蘇注戶部郎中劉昱爲正

旦使供備庫使郭宗顏西京左藏庫副使畢可濟
副之後郭宗顏病改遣西頭供奉官閤門陸孝立
無李姓者在其間而所稱去年范純仁出守潁昌
呂公著卒於位事考二人本傳實均在元祐四年
則五年字又不誤不審其何故也或蘇字劉字傳
寫譌爲李歟所記終於崇寧五年則成書當在徽
宗時書中頗詆王安石之姦於伊川程子及劉摯
亦不甚滿惟記蘇黃晁張交際議論特詳其爲蜀
黨中人固灼然可見矣其書皆記當代雜事王士

禎居易錄嘗譏其誤以兩張先爲一今考歐陽修
集張子野墓誌銘蘇軾集張子野詩集跋及定風
波引士禎之說信然又所記陳彭年對眞宗墨智
墨允出春秋少陽事稱上令祕閣取此書旣至彭
年令於第幾版尋檢果得之云云其說頗誣案春
秋少陽篇隋唐志已不著錄彭年安得見之宋祕
閣又何自有之今考皇侃論語疏陸德明經典釋
文邢昺論語疏皆引春秋少陽此條其時尙未有
昺疏彭年所舉非陸氏書則皇氏書耳是則傳聞